

續傳燈錄卷第七

合七

大鑑下第十二世

石霜圓

禪師法嗣五十人

黃龍慧南

禪師

翠岩可真

禪師

楊岐方會

禪師

蔣山贊元

禪師

武泉山政

禪師

雙峰省回

禪師

大寧道寬

禪師

蔣山保心

禪師

香山蘊良

禪師

大鴻德乾

禪師

廣法源

禪師

太平戴休

禪師

天童清遂

禪師

藥山義銑

禪師

永樂悅

禪師

藏院行原

禪師

淨慈志堅

禪師

烏龍應光

禪師

壽寧真

禪師

報本澄悅

禪師

普照修戒

禪師

資福海善

禪師

金剛德

禪師

興化得一

禪師

羅山仁徹

禪師

普門洪澤

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法石德雅禪師
泗洲善集禪師
古田善侍者

永上座禪師

琅琊覺惲師法嗣

二十八人

羅山惟慎禪師
翠峰澤禪師
泗洲源祿禪師
鹿莞素侍者

提刑揚岐居士

人

三十四

甘露亮禪師

黃鶴可慧禪師

褒禪忠禪師

公安局子和禪師
玉泉悟空禪師
圓通智珂禪師
証聖良禪師

崇勝文捷禪師
九嶺仁益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定慧超信禪師
姜山方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真如方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琅邪繼詮禪師

泐潭曉月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涼峰洞淵禪師
興教坦禪師

三十一

瘦禪用孫禪師
開聖曉嚴禪師
石霜圓禪師法嗣

法海亮禪師
待制查公居士

人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
也童韶深沉有大人相不如輩不嬉戲年十
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鑒嘗隨鑑出道

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疑受
具是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
而公却倚寶時時胸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
必宜視至栖賢依誕禪師誕蒞衆進止有律
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
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
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
卟嘆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鉗耳
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
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
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樂未銀徒可
玩入鋸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

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平澄公有法
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
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
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嘿計之曰
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我見石霜見
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中途聞慈明
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
金七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號賢
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
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
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
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

貶刺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碍乎趣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間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惟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嗟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懼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頃棒洞山子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頃棒鼓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鳴鵠噪鍾魚鼓板之聲亦應喫

棒喫棒何時當已教公曉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詣罵公慙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

之式慈明嗟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歎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處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難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

而機辯逸羣拊公背曰汝脫穎汾州厚自愛
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嗟曰
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
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
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
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

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
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檗結菴於溪
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
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
交武竭歷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飲固以
爲有餘者至則慚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
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
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辟諸地爾隆者下
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
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
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所以
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

之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
有曰智海無性曰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
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
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為
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
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求其隙公

無言得乎以佛手驥腳生綠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禁林目爲三閑脫有酬者公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閑者掉辟徑去安知有閑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閑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媿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

合七

五

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起加趺寢室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閣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閣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勅謚普覺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

穀時時憇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闢其出未遠即過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禁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禁林三八念誦罷猶然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

因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
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
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
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
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
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
且喜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麼生勤曰楊
岐牽犂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
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叅元來
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
大迦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

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
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膀
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
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
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
清淨柏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
尾其提綱振領大顙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
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
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
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
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
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

了也。曰：相見底事作廢。生其僧無對。會曰：第
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
置其驗。勘鋒機。又頽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
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脈付守端。

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
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

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一日山行
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
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
擬對之善。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
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曰：日本色。

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
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
尚明。謾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
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
曰：汝問師理前語。問之明震。答曰：無雲生嶺。
合七

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
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岩。日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一堵牆。百堵牆。謂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
千日所牘。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
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
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饁不能滾問如何是道
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
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
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
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舟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
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
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
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

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烟即便
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煩也
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
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
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
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

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
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
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
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衆上堂舉僧問巴
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
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

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旬屏立千仞
一句陸地行船一旬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
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
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
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

合七

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
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
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示
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
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

間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
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
師遂作驢鳴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
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
出世蘊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
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
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
又堅辭鼎席結廬穴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
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
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
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祗待師

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治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利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餞驢餗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辨知言而能嘿與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

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嶺雙峯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舡塞北人搖纓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瓶沐浴辭衆

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幽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毘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家問既是一真注界為甚麼却有千差萬別
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
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
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
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
以火筋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
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
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
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
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
定動靜俱顯語嘿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

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
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
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
為用所以道盡天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
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本不違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
它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合七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
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
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兜喙吼
龍馬駒蹄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

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
殿堦前狗屎天利竿頭上煎餛子三箇湖
夜跛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
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庭栱脫殼烏龜飛
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觀破了也洞山
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

且不過七步八步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
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
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
疑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
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
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
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審照師
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
裏跨跳僧退師曰審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
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水中常渺
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連無蓋上堂山前麥
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蔭更有一般良久曰時
拚野菜和根煮旋研生紫帶菜燒上堂古人
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麒麟
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歛然透過新羅
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
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
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

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
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
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
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

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
師曰泣向枯榮泪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

梅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
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
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
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
錢索得箇妻紙解撈蝦撈覲要且不鮮生男

曰家好精麗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
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
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
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
裏

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僊公裏
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鬚
荆叢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噙花獻師曰有錢千
里通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
隣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
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間上行下
數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
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
僧擬議合七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
十二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喫你不會有眼
如盲

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它鴻鵠冲天
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
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蘓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
響似谷應聲蓋為事不機已且於建化門中
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
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
自來咄

潭州大鴻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
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
綿變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

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合七

十三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磚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鵲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大道

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棍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如風過耳聞根領制當猶時如何師曰師曰老鶴成珠曰正是和尚見廢師曰她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眾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

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糞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磬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捲不起曰為甚麼捲不起師曰大道

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
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衲事曰某甲罪過師
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
二晚忽書偈曰雪月霜星九九年半肩毳衲
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
鄉筆而寢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
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
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
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
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
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

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
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徃任縱橫曰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
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
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
合七十四

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
峩峩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
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超信海印禪師桂州人僧問如何是
佛法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

如何師曰枝枝帶泪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
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
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
蛇敵石蠻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間老呵
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
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

諸人如何是般若體衆堂去上堂罵駁聞蟬
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擎雪
月交輝俱不及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章氏子僧問修多
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
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
合七十五

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
破洞連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
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
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

越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
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
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齒釣魚竿曰恁麼則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盃夜
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
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真表丈夫
問奔流度刃疾談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
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
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觸體裏面氣衝天僧

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
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為客且望闍黎善傳
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
渡水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不穿不穿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
人飯是未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

得官醉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
奇特寒山燒火淌頭灰哭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本州周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菩識師曰持刀按
劍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

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歷勝入漢肉上刻瘡僧會來吳眼中漆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沒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柱杖擊禪床一下問如何是無佛師曰難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

合七

徐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限蕭踐老花爲無情取次閑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閑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拶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刀砍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杉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床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

長一丈兔角長八尺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參琅邪唯看柏樹子話
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林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合七

十一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求嘉牛子業打銀因
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琅邪機語頗契後
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衣受
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刀景純學士守宛
陵衣恐刀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
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刀學士刀

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刀舉所
夢衣大笑刀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
牛刀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
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
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峯前風悄
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
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佛袖歸衆更不禮拜
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
至師曰適來錯祗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
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腋下有黃金爭肯
禮拜無暇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
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株寄你打

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
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
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
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
不爲禮招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

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
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
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
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
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
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有者謂敏曰敲空擊木休尚落筌
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
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固知攸往聞琅邪
道重當世即趨其席直上堂次出問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頤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

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續傳燈錄卷第七

合十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